

# 生态文学如何延展创新触角

——作家肖睿生态文学访谈录

□ 李景平

**肖睿**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生生不息》《草原布鲁斯》《库布其与世界》。曾获2019“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首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编剧策划的《八月》《平原上的摩西》等多部影视剧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台湾金马影展等多个著名电影节，并获重要奖项。

**李景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环境报》高级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绿歌》《20世纪的绿色发言》《报人论报》《山西之变》等。获中国新闻奖、山西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北方优秀文艺图书奖等。近年做有生态文学作家系列访谈录。

◇ 生态文学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全方位的文学审视。它不仅仅描绘自然景色的壮美或衰败，更深入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微妙且复杂的关系网络。生态文学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生态足迹。它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而是将自然与人类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画卷。它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能够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激发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内在动力。

◇ 所有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都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繁荣和进步；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也对生态环境，甚至人性伦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是最具有中国当下性的文学主题，因为自然与人类居住地的界限在这一矛盾下都被打碎了，人与自然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在这个纬度上，所有重要的写作其实都是生态文学。

◇ 生态文学更应该像自然生态一样，呈现生态的多样性，也呈现文学表现的多样性。在创作方法上，它鼓励作家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交织、时空交错等手法，更全面地展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与人类的多元反应。生态文学创作者的脚应该插在泥土里，脑子应该在太空中，心则永远和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一起。

◇ 生态写作的思维和写作方式需要迭代和创新，合适的创新创意作品对创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作品本身来讲，可以让作品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人物的刻画更为立体，文学意蕴更加深远。从产业链来讲，有新意的作品易于在各种媒介上转码改编，进而打通其全产业链开发渠道。这应该也是生态文学普遍面临的创新问题。

## 在我文学写作的资源已经枯竭的时候，生态文学给我带来新的创作灵感和创作资源

李景平：作为青年作家，你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环境文学滥觞的时期。你对曾经的环境文学有什么样的了解？

肖睿：我开始生态文学写作，受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寂静的春天》，一本是我父亲创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这两本书让我意识到，文学可以讲述更广阔的世界，思考更深邃的问题。这也和中国环境文学的主题与思考方向不谋而合。可以说，环境文学为生态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生态文学于我而言，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全方位的文学审视。它不仅仅描绘自然景色的壮美或衰败，更深入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微妙且复杂的关系网络，激发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内在动力。

李景平：在你的成长历程中，自然生态环境对你曾经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对你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肖睿：我从小生长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那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小的时候，正是鄂尔多斯沙漠化最严重的时候。风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狂风呼啸而过，看不到对面的车，沙子如同

无数细密的针，刺痛人裸露的肌肤。每次出门，都要裹紧纱巾，车牌都能被一夜的沙尘暴吹成白铁皮。

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直接恶果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年轻人的发展空间极小，因此我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直到2010年前后返家，我才发现鄂尔多斯的沙漠正在飞速变为森林和草原。

这巨大的转变让我内心震撼不已。我想，土地的变化是因为人心的变化，于是我选择回到故乡，书写这里人和土地的故事。直到写完，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生态文学作品。我心想，太好了，我真正想写的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也激发了我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决心。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能够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保护的意识。

李景平：你的父亲，著名作家肖亦农，也写过多部生态环境题材的报告文学。他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肖睿：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大概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出版作品。今天回望，应是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走向文学创作之路是必然的。而生态文学创作则是在大学毕业后。在此之前，我的写作属于青春写作，出版的《校园检讨书》《一

路嚎叫》《我考》等作品，基本写的是校园生活。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写作灵感已经枯竭，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父亲建议我回到鄂尔多斯，看看故乡的变化，也许会有新的感触。正如他所预料的，从此我的写作有了新的面貌。而且他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生命观非常智慧，当我自己有处理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是他，会怎么想、怎么写？

比如在创作关于生态变迁下人性抉择的作品时，我对人物在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间的摇摆不定难以精准刻画。这时，我想起父亲会从人物的成长背景、家庭传承以及当地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去剖析，使人物的每一个选择都有迹可循。借鉴这种思路，我深入挖掘人物的过往经历，赋予其更真实的情感冲突，让人物面对生态与利益的博弈时表现出的犹豫与抉择更具说服力。

## 在草原上，人能变成狼，狼也能变成人。生态文学要文学化地书写现代矛盾和矛盾的转化

李景平：可以说是鄂尔多斯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吸引了你，召唤了你，感染了你。就你的创作实践来看，生态文学家该如何根植大地、根植时代、根植现实，从而使其作品具有文学品位、审美品格、艺术品质？

**肖睿：**我认为生态文学作家要根植大地、根植时代、根植现实，首先要深入生活，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态环境的变迁。同时，还要不断学习世界各国最先进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学会更好地用文学的方法来表现生态环境的美丽与哀愁，寻找生态文学在新时代文学中的发展空间。

在创作《生生不息》时，我长时间扎根于毛乌素地区。我与牧民一同放牧和打猎。沙地中的一棵百年大树吸引了我，人们叫它“神树”，在它身上挂满哈达。生命的坚毅，和人们对生命的渴望，让我深深震撼。像这样的材料，就成为我丰富的生态素材。我将这些素材转化为文学题材时，以一群牧民在一棵神树下的爱恨情仇为切入点，展现沙漠生态的复杂与多元。这样，就使作品既有对沙漠生态的真实写照，又有文学性的升华。

**李景平：**你与你父亲是中国文坛少有的生态文学父子作家，创作题材都聚焦于沙漠治理和生态绿化。那么，在具体题材上有什么不同，创作手法上有什么不同？

**肖睿：**我和我父亲在创作题材上都聚焦于沙漠治理和生态绿化，但在具体题材和创作手法上确实有所不同。我更加注重表现当代人的生态环境意识和行动，展现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我父亲

则更加注重历史背景和宏大叙事，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更强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

鄂尔多斯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吹响荒漠化治理和生态环境文学的号角之地，是发起者的角色。著名诗人郭小川，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这里的牧区生活了4个多月，写出了《草原英雄谱》。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环境文学作品。40年后，我的父亲又在这片大地上沿着先辈的文愿继续进行生态文学写作。郭小川是在黄沙中寻找绿色，书写绿色。我的父亲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绿色中寻找黄沙，回望治沙。这就足以证明，鄂尔多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生态环境变化，显示出他们的抒写也是中国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前进的鲜明标志。鄂尔多斯沙漠如今不仅是荒漠化治理的标杆地区，在前后三代文学工作者的书写中，也成了文学版图上一块人类的梦乡与血地。土地给人以生命，人也给土地以生命与温暖，生态文学则延续扩展了这样的温暖。

在我父亲的作品里，早期的治沙者们依靠简陋的工具和顽强的意志，从一锹一镐开始，在漫漫黄沙中播撒绿色希望。他们面临着风沙的肆虐、水源的匮乏，却从未放弃，其中蕴含着老一辈人对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坚守。而

现在的治理则展现了科技、智慧和资本的力量。现代沙漠治理有了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先进的沙漠节水灌溉技术以及科学的生态修复规划，这让生态绿化进程大大加速。反映到我的作品里，就有了题材上的不同。

从思想深度来看，父亲的作品深入挖掘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沙漠的纠葛，让读者感受到生态变迁背后岁月的沉淀与人类命运的起伏。而我的作品则聚焦当代人的努力与创新，比如描写年轻一代运用互联网思维和环保科技参与治沙绿化项目，这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与新意。

**李景平：**有一个说法，沙漠变绿与降水线北移关系极大。你的创作有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样的气候变化与人的绿化行动又体现了什么样的关系？

**肖睿：**气候变化与人类的绿化行动是相互作用的。降水线的北移为沙漠地区的植被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人类的绿化行动又进一步改善了沙漠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良性循环。生态绿化造成沙漠小气候的改变，沙漠小气候的改变引来生态大气候的变化，生态大气候的变化又促进生态环境更大的改变。这正反映了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关系和价值关系。

这种关系在我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用语言来书写人物，书写故事，揭示这种复杂的生态关系，正是文学最美妙的地方。比如在《生生不息》这部作品中，我写了一位女牧民，她一生都在沙漠植树种草。有一天她发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脚印，她视若珍宝，用脸盆扣起来，天天和脚印说话。突然有一天，大风刮起，脚印没了，她失魂落魄，大病一场。病好了之后，她继续种树。这个细节打动过很多人。细节的背后是精神。这样的故事和精神，其结局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植树人一代又一代，终于有了许多人跟她一样植树种草，进而彻底改变了沙漠面貌。

正是人的力量和天的力量形成了合力，使越来越多的沙地、沙漠变绿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改变，正是生态文学应该记录和反映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自然、生态、人类的变化。

**李景平：**鄂尔多斯从一片古老的沙漠正在变成新的绿洲，变成冲击生态的工业新地。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的矛盾。在你的文学视野和创作思考上，这样的现代矛盾又是如何表现的？

**肖睿：**其实，所有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都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挑战。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繁荣和进步；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也对生态环

境，甚至人性伦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这是最具有中国当下性的文学主题，因为自然与人类居住地的界限在这一矛盾下都被打碎了，人与自然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凝视着人因土地的变化而如何变化，土地因人的变化而如何变化。在这个纬度上，所有重要的写作其实都是生态文学。

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草原布鲁斯》之后，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大学专门为此书开了研讨会。在这本小说中我大胆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写法，通过一桩谜案讲述了人与草原、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在草原上，人能变成狼，狼也能变成人。”

故事围绕一桩草原上的凶杀案展开，讲述了一个草原家族的命运故事。老牧民火石有三个女儿——虹、霞、云，其中霞和云是双胞胎，被杀害的骆驼是二女儿霞的丈夫——草原上有名的摔跤手。当骆驼在一个矿坑里被猎人发现时，尸体已被狼啃得面目全非，而小妹云则似乎和此事有关……在经济大潮席卷而来时，对金钱的崇拜风气逐渐弥漫到了草原。草场被过度开采变成矿场，牧民纷纷搬进城市，昔日的姐妹也因种种变故而势不两立。然而，一切混沌的外表之下，是如草原般生生不息、割舍不断

的血脉亲情。

与会专家评价《草原布鲁斯》为“新时代文学中生态文学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我文学化地书写了这一现代矛盾，即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深度剖析了原始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下的变革与影响。在古老草原文化消亡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矛盾和变化，这恰是这部作品试图探讨的问题。《当代》杂志的责任编辑孟小书评价说：“肖睿笔下的草原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人类与动物的灵魂相互交织，奏出了一曲独属于草原的布鲁斯。这广袤的草原可以容纳一切，万物灵魂皆可安葬于此。”

### 生态文学创作者的脚应该插在泥土里，脑子应该在太空中，心则永远和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一起

**李景平：**中国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时代走进了一个新的勃兴时期，在你看来中国生态文学是什么样子的？你对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有什么看法？

**肖睿：**我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它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它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能够引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生态文学创作者的脚应该插在泥土里，脑子应该在太空中，心则永

远和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一起。它要注重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也要大胆思考，采取新方法、新语言，运用生动的形象和故事情节来表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灵魂。当前中国生态文学创作正在蓬勃发展，因为我们的大地、我们的人民正在现实中创造着无数故事。我希望未来能够出现更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生态文学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足迹。它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的描写，而是将自然与人类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呈现出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画面。在创作方法上，它鼓励作家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交织、时空交错等手法，更全面地展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与人类的多元反应。生态文学更应该像自然生态一样，呈现生态的多样性，也呈现文学表现的多样性。

**李景平：**从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的发展不到 40 年的时间，时间并不长，生态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在呼吁突破，突破概念化、图解化、资料化、同质化的局限？你写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多种体裁，你认为应该怎样把生态文学写得既有文学性，又有可读性？

**肖睿：**在生态文学的表现方式上，我确实尝试过多种文体和

手法。我认为，要突破概念化、图解化、资料化、同质化的局限，关键在于创新。

观念上、视角上的创新。比如，文学并非总要通过人的视角、人的口吻去写一棵树，为什么不能通过树的视角去写一群人？在生态文学的世界里，应该肆意想象、天马行空，呈现文学艺术的独特形象、独特意象、独特意境。

类型化表现也是一个极好的突破口。比如像《草原布鲁斯》一样，与悬疑类型结合。《当代》杂志的主编徐晨亮老师对我说过，之所以刊发这部小说，就是因为它能够将从不关心生态文学的读者带到有兴趣的阅读中来。

生态文学和科幻类型爱情题材的嫁接应该是极具可能性的探索空间，也是极具可读性的拓展空间。我们要不断探索新的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从科幻文学的角度说，已经有不少作品选择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要扎根现实。写一棵树，其实就是在写一个家庭；写一棵草，其实也是在写人的命运。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探索技艺，深入挖掘题材内涵，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让读者产生思想共鸣和情感共鸣。

我在创作《生生不息》这部小说时就有深刻体会。

《生生不息》这部小说以毛乌素治沙模范宝日勒岱等大量可

歌可泣的原型人物的事迹为依托，可以说，这些事迹给了小说厚重结实的思考，但也束缚局限了创作。起初，我在创作时遇到了难题，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常规的主旋律小说，因为“一个女人几十年在沙漠上种树”这个情节是反逻辑、反人性的。既然这里是沙漠，那么她可以搬去其他地方生活，为什么偏偏在沙漠上生活？我想，这个人物身上似乎蕴含着更多未被挖掘的意味，但我当时却看不到，所以只好停笔。

后来，当我尝试着放弃现实主义平铺直叙写作的思考路径和方法，而采用现代手法梳理大纲时，我发现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创意性发动机：“沙漠上种树”。这个动作其实深刻地反映了人和土地的关系。这里的人不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一种精神象征；沙漠也不再仅仅是地理概念，它变成了世界的象征。沙漠的变化可以折射出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变化，沙漠变成了绿洲，而人却和六十年前的人仿佛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中隐藏着丰富的人物、空间和情节。

通过这种创意方式，我惊喜地发现，这部小说在离开传统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用创意发动并组织思考来构思之后，小说变得生动起来。在写作过程中，我大胆采取了多声部和时空跳跃的方式，以及一些电影创作手法来

编织情节，从而使这部小说在美学层面与我以往按照自身经验创作的小说有了截然不同的崭新面貌，意义也变得更加深邃广阔。

《生生不息》刊发在《十月》杂志上，并因其丰富的故事和多样的手法被拍成同名电影，即将上映。我本人参与了剧本改编，并获得了“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这是中国政府给予编剧行业的最高奖。《生生不息》这次创作和改编的尝试让我尝到了用新方法、新思考创作重大题材的甜头，深刻体会到了它的价值。

于是我意识到，生态写作的思维和写作方式需要迭代和创新，而合适的创新创意作品对创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作品本身来讲，可以让作品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人物的刻画更为立体，文学意蕴更加深远。从产业链来讲，有新意的作品易于在各种媒介上转码改编，进而打通其全产业链开发渠道。这应该也是生态文学普遍面临的创新问题。

**李景平：**是的。生态文学面向一种新的挑战、新的发展、新的世界，是一种新的文学、新的审美、新的创作，在创作上也许更需要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新的展现。作为上海大学在读的创意写作的博士研究生，你对中国生态文学实现创作创新有什么新的构想？

**肖睿：**实现中国生态文学的

创作创新，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理论研究，深入探讨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让创作者和研究者对生态文学有更清晰、更全面的认知，明确创作方向与边界，为创新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例如，对不同文化语境下生态文学的演变规律进行剖析，研究如何将传统生态智慧融入现代创作中。

其次，拓宽创作视野，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要把目光投向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些多元的生态现象中汲取灵感，丰富我们自己的素材库，使作品能在题材上、在更广阔的层面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从而具备国际视野与交流价值。

再次，注重跨学科融合，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生态文学的表现手法。从生物学角度了解动植物的生态习性与相互依存关系，以此构建作品中人物与自然的微妙联系；借助地理学知识描绘不同地域独特的生态风貌，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与画面感；运用心理学原理挖掘人物在生态环境变化中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波动，使角色塑造更为饱满立体。

我认为，创意写作是生态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从大学就开始培养生态写作方面的人才，开设专门的创意生态写作课程，设置多样化的生态教学环

节，如创意写作工作坊、生态文学实地调研等，鼓励学生突破传统写作框架，尝试将生态元素与科幻、奇幻、悬疑等流行文学类型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创新灵感。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国生态文学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繁荣和发展的未来。

如今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经历进一步开阔了我的写作视野和文学格局，让我认识到创意写作不仅仅关乎写作本身，更是一个创意生产系统。它不仅可以帮助作家实现从传统到创意的转型，还能让文学和作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大的能量。

未来，我希望依托故乡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和神话传说，尝试打造具有蒙古族草原特色的超级IP，就像美国的《达·芬奇密码》一样。我想通过深入挖掘蒙古族文化中对自然的崇拜、草原生态的传统智慧等元素，构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与生态内涵的故事世界，以吸引全球读者的关注与喜爱。我也希望去尝试依托内蒙古当地资源，打造牧民写作工作坊，让牧民们能够用自己的笔触记录草原生活与生态变迁，传承草原文化与生态智慧。还可以开展草原疗愈写作项目，让人们在亲近草原的过程中，通过写作与自然对话，舒缓心灵，提升对生态的感悟力，为生态文学的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新意。从我写自然到自然写我。[\[插图\]](#)